



把脉70后

新锐作家再评析

把脉70后

新锐作家再评析

何锐 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脉 70 后: 新锐作家再评析 / 何锐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1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第 2 辑)
ISBN 978-7-5399-4745-7

I. ①把… II. ①何… III. ①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7055 号

书 名 把脉 70 后: 新锐作家再评析

主 编 何 锐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装 帧 设 计 吴 捷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745-7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仍然围绕着四个关键词展开

“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第二辑”仍然是围绕着四个关键词展开的。一年前，由我主编的这套丛书分四册出版，分别以“回应经典”、“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 70 后”予以命名。对这套丛书的缘起、命名及其意义，我在那篇“努力探索新世纪文学突围的路径”的序言中，作了必要的陈述和说明，足以表达我的态度和立场，因而，在这里用不着再说什么。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在学界引起某些反响，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读者的认同和作家朋友们的鼓励，增添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于是，毅然决定将这套丛书继续编下去。

丛书第二辑的编选跨度仍为新世纪十年，与第一辑不同的是，它已走出《山花》，面向全国，在众多文学期刊中遴选佳作，而且入选作品中，有许多是由作家自荐的。在编选过程中，编者既相信自己的眼光，又尊重作家的自我选择，力求达成一种双向交流。尽管我们对个别作品的看法，和作家本人评判不尽一致，但编者和作者之间的默契，仍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回应经典”卷是第二辑丛书的重点所在，并由去年的一本拓展为两本，除《实力作家小说选》外，又增加了一本《70 后作家小说选》。前一本继续收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以利于展示作家阵容，保持某种连续性，后一本则视为推举文坛新锐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这两个选本，各自收入二十位较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个短篇小说，一篇关于经典话题的随笔。随笔部分，有的是即兴之作，有的是从作家自己以往的散文随笔中选取的相关小文或片段文字，对于一些实力作家而言，则是再次触及同一话题，好在经典是常谈常新，不至使他们勉为其

难。正是这些文字和作品,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们对经典的回应,使我们感受到了经典的奇特力量和魅力。回应经典是作家锐意进取的姿态,是他们向经典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这正是大家所期待的。当然,对于“回应经典”的两个选本,如果肯作比较研究,细心的读者就不难发现,五六十年代作家与“70后”作家之间是有着微妙的代际差异的,这不仅表现在对经典的体认、理解上、作品的题材内容上,也表现在小说叙述形式和结构形态上。尽管如此,究纯文学的血脉,这两拨作家的创作,确有着紧密的依存和内在关联。纵然他们小说创作的总体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但仅就中短篇小说而言,其艺术水准,却似乎难分高下。众所周知,他们间的差距主要体现于长篇创作的质量和水平。

这一辑丛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70后”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的高度关注。全辑共五个选本,就有两个是“70后”的。不仅有专门的“70后”作家回应经典卷,而且仍保留了“把脉70后”的专题评论卷,即对“70后”作家小说的再评析。该卷除收入近十年发表在全国期刊上的部分相关论文外,还有一些颇具影响的批评家应编者之约撰写的专稿,较之去年那本主要从《山花》杂志开设专栏中选发的论文,理应更有分量一些,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在“守望先锋”和“感觉城市”中,也收入有“70后”的作品。在这套丛书中,“70后”备受青睐,这固然体现了编者推举新锐的一贯立场,但也与新世纪文学发展态势和文学期刊的现状不无关联。文学是承先启后的持续不断的事业,“70后”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或创作群体,而今已成为纯文学的坚执者和重要推动力量。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70后”作家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凸显。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过程中,相对而言,“守望先锋”卷似乎难度偏大一些。去年,我从《山花》十年间刊发的众多小说中,选出近三十万字的先锋实验文本,丝毫不感到吃力,因为这些小说都是我亲自组稿编发的,而《山花》此前也一直力倡先锋、前卫。这次要从全国众多刊物中进行筛选,由于手中资料欠缺,且精力有限,而一般先锋之作又不易受到刊物青睐,故仍无更多选择余地。这里的关键是如何体认先锋,既要把握先锋写作的文脉,又要有新的视野、新的尺度,敢于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需要

清理新世纪文学的内在脉络,关注小说探索的新动向。文学是一个多面体,先锋写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界面,它奇光异彩、扑朔迷离,既前卫,又边缘;既常态,又另类;既崇尚文体变革,又专注精神超越。这种超常表述方式和新的精神可能之互动,不仅给文学或小说提供建设性元素,也为其植入颠覆性基因,引起人们对惯常的语言实践、思维定势和既有事物秩序的质疑。新世纪以来,先锋小说创作延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精神,并呈现出将前卫精神和艺术经验重新整合的趋势。在特定的语境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现实性与现代性多种因素的交织,特别是后现代文化元素的融入,使小说创作更加繁复多变,从而给先锋写作断裂之后的弥合提供了契机。一方面,仍有矢志不渝的先锋小说家,基于超凡的想象力禀赋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及感知现实的方式,孤绝的先锋之旅注定成为他们的宿命;而一些文坛新秀,因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滋养和先锋小说正反方面经验的熏陶,在创作中表现出一定的先锋姿态;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先锋而后创作日臻成熟的作家,心态渐趋平和和从容,其现代手法的广泛运用和精神超越性的内在需求,往往会使他们在不经意间写出先锋之作。事实上,在更具实力和潜能的作家那儿,先锋写作往往是时断时续的,也是与本土经验相融合的。他们不再刻意前卫或标榜先锋,也不热衷于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而是潜心于小说叙述、结构、风格的探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对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揭示,更关注人之命运的无常和不确定的表达,更倚重人性深度和精神内质的开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的先锋写作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写作。

较之第一辑的同题选本,本辑的《感觉城市:中国城市小说选》,在城市书写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既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也有不同类型作家的各具特色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当下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面貌,展示了都市文化景观和多彩多姿的生活方式,既有对现代都会中心地带浮华世相和生活场景的透视,也有对城市边缘空间和底层生存的强烈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欲望城市的感情书写和对工业时代商品化、资本化形貌的描绘,而开始着力于对都市人精神症候的把脉和心灵状态的揭

示,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凸显了城市生活的质感。尽管如此,较之乡土文学,当代文学的城市书写,仍是一个弱项。时至今日,真正的现代都会小说极为罕见。无论在世态人情和社会习俗的描摹上,还是在现代生存的感受和心灵状态的揭示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不仅小说题材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表现手法也显得单调。乃至一些作家因周遭环境的深刻剧变,而产生了精神上的失落感、倦怠感,益发和城市疏离开来。他们不明白城市经验的书写对推进小说现代转型的意义,以及它对现代生存的价值。不言而喻,“感觉城市”的妙谛在于体验城市,作家要全身心地融入城市,身临其境地去感觉城市。这里的感受,并非简单的了解,而是真切理解,并非外在的感知,而是深度揭示,是深刻的发现和洞见。既要发现新的审美形式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又要探寻现代人心灵的轨迹和在特定时代氛围中的境遇和状态。唯有如此,才能为城市小说创作注入生机与活力,为城市书写提供新的想象空间和艺术经验。

何 锐

2011年9月10日

于贵阳文昌阁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 锐

不经意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同我们擦肩而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呈全方位跃动的文学态势,曾让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曙光满怀期待。汉语文学总体水平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未来格局中意义和价值的凸显,曾经是我们坚执的信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业的最新发展、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市场经济潮流的来势迅猛,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勃然兴起,文坛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家与写手越来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文学从边缘化走向了泛化。虽然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仍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水准,延续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纯文学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终极价值迷失,媚俗成为时尚,创新精神的匮乏使文学再度陷入困境,纯文学的执着追求者和坚守者不能不心怀忧虑。新世纪文学该如何突围,才能辟出一条新路,是一些作家正在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课题。

基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纯文学自身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去年着手《山花》栏目设计时,我有意识地同一些作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就文学自身的反省达成了共识: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典意识、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的匮乏,这就启示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还要毫不迟疑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70后”,因而我在《山花》上毅然开设了“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这四个栏目,并迅速得到了作家们的积极回应,今年,我因退休不再担任《山花》主编,遂接受友人建议,与出版社同仁一起策划编书事宜。没想到这套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的缘起,竟受到上述栏目创意的启迪。只是为准确起见,我特意将原有的栏目名稍作了变动,故而这套丛书各卷命名依次为:“回应经

典”、“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 70 后”。四个书名，四组动宾结构，“回应”、“守望”、“感觉”、“把脉”都指向特定对象，具有一种动态感和方向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四个关键词。

关于“回应经典”

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又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始终处于文学版图的核心位置。不言而喻，经典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极具禀赋的作家才有资格入乎其内，但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以经典作为参照或借鉴，使自己的创作与之具有某种相关性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坚持经典的价值取向是提升文学品质的必要条件，也是纯文学存在的理由。当然，经典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这个时代真正的经典还来不及产生，也可能文学经典已具雏形，但尚未被公众所体认，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经典作出回应，自不待言，作家们是会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深知经典可遇而不可求。经典总是凤毛麟角的，但对经典的回应却可以千姿百态。不容置疑，回应经典是一种姿态，其中不乏对经典的诉求。而对经典的天才回应有时就可能造就另一部经典。回应经典本身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经典意识，经典是作家审美意识、生命理想和他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高度融合的产物，它对心灵境况的领悟、对人的处境的探索、对生存世界的批判都是具有深度的，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心灵和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经典正是向我们昭示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方面专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小说技巧、文体风格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这就注定了经典的非同寻常，一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便是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也是我们何以要回应经典的缘由。本卷收入当初由我组稿并责编的 21 位出生五六十年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一个精彩短篇，一篇关于经典的随笔，因小说了解作家的创作水平，由随笔感知作家对经典的领悟。

关于“守望先锋”

先锋文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但私下却常为人们所企盼和关注。我仍坚持认为,先锋性不过是文学性所延伸的属性,文学性和先锋性是密不可分的,回避先锋性谈文学性,意味着创造精神的匮乏,而离开文学性的先锋性只能是伪先锋性,是对时尚的追逐和媚俗。先锋是媚俗的天敌,它也羞于与时尚为伍,它命定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先锋文学常常表现为对文学性的某种偏执和强调。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抑或先锋性,不仅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严肃的精神立场,既包括文体层面的变革,更涵盖精神向度上的探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诗意呈现,这种语言艺术与图像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具有审美内视性特征。内视性想象始终与内在体验和情感倾向如影随形,它创造的内视化世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和虚构的现实,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正是这种虚构性和内在精神特质成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它植根于作家的审美感悟力、想象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不断拓展文学特有的审美疆域。基于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无论独具禀赋的神性写作、智性写作或灵性写作都需要寻求新的表达,采用独特的表述方式,并且离不开对生命本身的追问和思考,对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的专注,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执着于这种内在不确定性的表达,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衍生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的把握,才是文学或小说的真正奥秘所在。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先锋性,有利于破除先锋性的神秘感,使人们意识到,作家对生命体验的超常性表达,对生存哲学的非常规思考,对小说叙事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对文学自主性和文本观念的强调,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创作主体对文学现存秩序的一种反叛倾向和变革冲动,以及在叙述姿态和策略上的必要调整,意在实现文本形式和思想内涵的双重超越。因而,我以为应视先锋写作为常态写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先锋写作一直没有终止,不仅仍有文坛宿将在孤寂中坚守,文坛新锐也并未对前卫或先锋弃之如敝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散落于网络 and 民间的先锋,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写作者。本卷主要收入五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十余位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山花》上发表的具有先锋特质的中短篇小说。尽管难免瑕瑜互见,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实绩。

关于“感觉城市”

较之乡村叙事,都市书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作家都市意识和城市书写经验的双重匮乏,无疑给写作增加了难度,但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给城市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向都市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是拓展小说视野,促进文学观念变革的需要,它既可以促进小说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又有助于深化文学现代性的主题。城市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景观,随着城市边界的延伸和扩展、城市文化符码的翻新、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农民工的大量涌入、社会两极分化的明显加剧,给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城市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城市的生命图景和生存脉动,是人类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表征,而同时,城市物欲的巨大诱惑,又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源。城市文明和城市原罪的连体共生性是由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要着力揭示城市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当下城市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不能无视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依存和关联,这是当今中国文学城市书写中的重点和难点。本卷收入了二十余位作家城市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但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真实,因而也有让其入选的理由,这二十来篇小说涉猎白领、小资、市民、知识分子、农民工,以及北漂各色人等的多元生存和城市生活的多种景观,集中展示城市的魅力和诱惑,体认城市精神和伦理,表现城市生活的心灵和情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表象背后人性扭曲和物欲膨胀的真相,发现一个异己而陌生的世界。尽管入选作品在都市景观的呈示,城市书写氛围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些作品较多触及城市边缘和表层,诉诸感觉却意味不足,偏于写实而想象乏力,对人性深度的揭示显得捉襟见肘。但我们对中国文学城市书写的新的转机仍充满期待,毕竟我国城市文学尚处于起

步阶段,重要的是作家首先要勇于接纳城市,全方位的去感知城市,进而培养并扩展对城市的感觉,用心灵去触摸城市,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城市社会中社会、心理、价值的种种嬗变。

关于“把脉 70 后”

“70 后”作家可谓生不逢时,刚好处于时代夹缝之中,前有五六十年代作家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在文坛引领风骚,后有“80 后”作家受市场青睐,行情看涨,声势逼人。为改变其处境和命运,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推动下,“70 后”先后经历过两次崛起,但仍未争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后来人们谈论“70 后”竟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而实际上,“70 后”是当今文坛最活跃、且颇有实绩的创作群体,文学期刊中作品的大面积覆盖,并保持一定的水准,足以表明他们是纯文学阵地的中坚和主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都有自知之明,不浮躁、也不自卑,导致“70 后”大器晚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们创作仍缺乏新的突破,鲜有代表性作品,特别是有影响的长篇力作。二是批评的关注度不够,目前比较活跃的学院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多为功成名就者,与之相对应的“70 后”批评家势单力薄,布不成阵,与“70 后”作家队伍不相匹配。因而我们更多看到,对“70 后”的创作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置办法,或用主流话语或传统批评模式,轻易加以贬斥;或以“后现代”尺度进行价值判断,导致了批评的错位或失位。三是市场与媒体的双重疏离,市场受商业驱动,热衷于青春写作和时尚写作,不惜对“80 后”热炒,而对坚守纯文学阵地的“70 后”显得冷漠。媒体更多看重名家,关注主流,“70 后”自然成为空当。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70 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 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而其文学禀赋、颖悟力等方面的凸显优势,虽以其代际差异拉开了与“80 后”的距离,但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实绩,其影响力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70 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70 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

并对其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认真把脉,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同时发现他们独具的禀赋和潜质,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代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收论文多半曾刊在《山花》“聚焦70后”栏目中,有几篇则是我早先的约稿,但由于我的离任,该栏目自然终止,这些约稿只好发在另外的刊物上,在此一并收入,算是作个纪念。另外,征得作者同意,我还特意选入批评家洪治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一文,意在通过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给“70后”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以利进一步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和方向。

这套文学丛书是由贵烟冠名的,贵烟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简称,贵烟本身又是一个知名品牌。十年前为回报贵州烟草业对纯文学的支持,并彰显黄果树品牌的影响力(黄果树集团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的前身),我曾主编过一套以黄果树冠名的书系。十卷本的书系中收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山花》杂志上的优秀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烟工业公司品牌重心转向“贵烟”,而“贵烟”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品牌,对其重新打造和提升,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贵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身份或档次,“贵烟”的华丽转身,别具一种象征意味,以之来冠名这套文学突围书系,是再恰切不过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贵州中烟工业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贵州中烟工业公司全体员工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具有文学眼光的企业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作家朋友们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同仁,正是他们的睿智和对纯文学的信念,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目 录

前言

仍然围绕着四个关键词展开 何 锐(1)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 锐(1)

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

——代际视野中的“70 后”作家论 洪治纲(1)

低谷的一代

——关于“70 后”作家的断想 陈思和(16)

写作十年

——摆脱“70 后”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群体 申霞艳(24)

在历史的缝隙中突围

——新世纪文学中的“70 后”作家 孟繁华(37)

迷乱阅读:对“70 后”作家的再思考 张颐武(59)

“70 后”与媒体风尚 黄发有(70)

简论“70 后”世纪末小说的文化内蕴和价值流向 贾振勇(86)

蝴蝶的尖叫

——“70 后”女作家写作的历史意味 齐 红(97)

从性别到身体

——对“60后”与“70后”女性写作的比较

..... 齐 红 林 舟(109)

“底层文学”与青年作家 李云雷(122)

鲁敏小说论 王彬彬(132)

族群、世代的录鬼簿

——谈甘耀明《杀鬼》之庶民认同混声图像 戴冠民(144)

一个“乱”字竟如此了得

——盛可以小说论 程德培(168)

徐则臣的小说北京 张 琦(176)

文学“返乡”之路

——魏微论 李丹梦(186)

灵验的讲述

——田耳论 李敬泽(197)

李浩小说艺术特质论 张清芳 陈爱强(204)

李修文的文学资源与创作个性 阳 燕(213)

从事小说,即是学习死亡

——葛亮论 谢 刚(222)

边缘青春与普遍时代

——路内小说简论 张艳梅(233)

无法打开的“纽结”

——读戴来的短篇小说 张学昕(248)

被囚禁的欲望

——谈金仁顺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 周立民(254)

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

——关于《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琐碎读感 张清华(269)

文学何为:一个“70后”作者的文学观 黄孝阳(280)

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

——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论

洪治纲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代际分化日趋明显、代际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因为“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动力,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润滑剂的现代社会的变迁是非常急遽的,以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各种样态的文化模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被浓缩在同一时空并在同一平台上相互激荡。”^①由此形成了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每一代人所处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基础结构都与上一代不同,而且差异程度一代比一代大。”^②尽管这种代际差异和冲突,还不至于对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本质性的规约,但是,它对民族文化的内在承传与价值观念的演变,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点,在近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中,已体现得尤为明显。为此,很多学者都开始自觉采用“50后”、“60后”、“70后”和“80后”等代际概念,试图从不同代际的文化特征出发,对当代作家的代际差异及其审美选择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代际群体的文学研究中,“70后”出生的作家群却是“尴尬的一代”,被无奈地夹在两个显赫的代际群体之间,“‘60后’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80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而‘70后’的商业价值,目前来说是最低的一代。”^③连“70后”的代表作家徐则臣也认

① 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218页,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③ 兴安:《怀疑主义者、“孤独者”与尴尬一代——从代际关系考察当今文学发生的异同》,《文艺报》2010年2月5日。

为，“70后”是被忽视的群体，“当批评界和媒体的注意力还在‘60后’作家那里时，‘80后’作家成为耀眼的文化和出版现象吸引了批评和媒体的目光，‘70后’被一略而过。”^①确实，从批评界的关注程度来说，“70后”作家似乎是一个“沉默的在场”，但作为代际承传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的创作不仅有效地展示了自身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传达了重建日常生活诗学的艺术理想，也在顽强的艺术突围中体现了良好的叙事潜能，并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审美经验。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70后”作家是一个日显活跃且审美多元的写作群体。其中，既有像徐则臣、金仁顺、魏微、乔叶、鲁敏、张楚、于晓威、滕肖澜、刘玉栋、黄咏梅、王棵等在审美趣味上具有传承意味的作家，也有像戴来、盛可以、李修文、李师江、冯唐、朱文颖、李红旗、路内、安妮宝贝等专注于日常生活极致性表达的作家，还有像李浩、陈家桥、田耳、朱山坡、东君、孔亚雷、李约热等对叙事形式充满探索热情的作家。但是，从代际群体的共性特征上看，他们既不像“50后”、“60后”作家那样专注于叩问沉重而深邃的历史，热衷于追踪幽深而繁复的人性，也不像“80后”作家那样紧密拥抱文化消费市场，热心于各种商业化的文学写作，而是更多地屈服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也不崇尚纵横捭阖式的宏大叙事，只是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

“70后”作家的这一共性特质，从本质上说，既充分体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艺术格调，也彰显了个体自由的内心冲动与文化伦理。从创作的一开始，“70后”作家就自觉游离了“50后”、“60后”作家们所推崇的精英意识，有意回避了“启蒙者”的角色担当，努力将自身还原为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一员，以平常之心建构自己的诗学空间。对于他们来说，直面“此在”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面向非主流的边缘化日常生活，不仅是作

① 徐则臣：《“70后”作家的尴尬与优势》，《文学报》2009年7月2日。